

第二篇

重大事件内幕

第一章 有争议的历史事件

一、殷都屡迁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改换自己居留地的迁徙活动 ,在人类历史上是常有的事。不论哪一种形式和规模的迁徙 ,进行迁徙的民族和社会群体都有各自的历史原因。我国商代前期 ,殷人多次迁都 ,其原因究竟何在 ? 对此 ,学术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能使大家认可的解释。

史料对殷人迁都的记载非常有限 ,主要集中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里。殷人迁徙了多少次 ,一般认为“ 殷人迁 ,前八后五 ”,但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殷人“ 不常厥邑 ”的原因 ,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殷人躲避水灾的威胁。《书序》称 : “ 祖乙圯于耿 ”。《正义》曰 : “ 圯 ,毁也 ,河水所毁曰圯。”后人据此发展成了“ 河患 ”说。著名学者王国维也是这种看法 ,在《说耿》中把“ 耿 ”考释为邢丘 ; “ 其地正滨大河 ,故祖乙圯于此也 ”。有人对“ 河患说 ”提出反驳 : “ 上古黄河流域的水灾应当是常常发生的 ,那几百年间常常发生的水灾 ,绝不能解释几百年间才

有几次迁徙的原因”。傅筑夫先生进一步认为“河患”在当时并不严重,而成汤以前的八迁地点都是离河甚远的高地,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患”,即使盘庚以后的两迁只是在大河以北,也不避“河患”,再则,殷人迁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滨河一带移动,并且是尽可能地要在距河不远的适宜地点定居”。

因此,有人对殷人屡迁的原因从经济方面进行了解释。1958年,丁山就提出由于“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即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这里明确指出了殷都屡迁的决定因素是游牧生活。所以有人认为找出殷人“定居条件是否成熟”,是说明殷都屡迁原因的途径。在盘庚前,畜牧业占主导地位,长久定居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有了多次必要的大迁徙,但在农业逐渐发达的盘庚时代,在长久定居的条件已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再要迁都时,便发生了《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况。盘庚强行迁殷后,殷人在两百年中,不再迁徙。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定居生活阶段,对于迁徙这一活动,人们不再需要了。

傅筑夫有不同的意见,他指出“殷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早已超过渔猎和游牧阶段”,因此,他对因为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导致殷都屡迁的论点进行了否定,而认为迁都的原因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改换耕地,实行游农”。因为殷人的农业水平较为原始,对于收获量的减少是由于地力的衰竭这一道理不明白,所以只是通过不断改换耕地来继续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这种迁徙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

共有现象”。

对于殷都屡迁的原因也有人从政治方面进行了解释。考古学家邹衡认为殷人迁都是为了便于战争,因为“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

此外,有人认为殷都屡迁的客观原因是“比九世乱”,殷都屡迁的主观原因是“恪谨天命”。“比九世乱”是“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立”的王室与贵族之间的斗争;“比九世乱”的直接后果是殷王权的削弱和贵族势力的膨胀。所以要想重整和加强王室的势力只有通过迁都来实现。由于殷人尊神,他们把迁都看作是“天”的意志,不能不“恪谨天命”。

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教授独辟蹊径,重新解释了三代王都屡迁的原因。他认为,迁都是“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体的因素”。这是因为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是储量稀薄的铜、锡矿的集中地,而王室对于青铜的需求量又特别巨大,这促使人们随时寻求新矿;那时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都城是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

对于殷都屡迁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从各种的说法中找出一种比较正确的解释,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

是有帮助的。

二、周公还政于 周成王是被迫的吗？

周武王驾崩的时候，太子成王年纪还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局这一问题，历来都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左传·定公四年》又记载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记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不有天下”，明表心迹，并不想自己占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汜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国事。据今人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康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

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縢》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大家清楚，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沉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也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有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兄死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既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称：

“周公除去了成王而让武王登天子之位。”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之位，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难道不是想篡位吗？《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担心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公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看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都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时起兵东征杀死了他。这就是所谓“政治家”的谋略。

为什么周公都已经成功夺得王位，还把政权还给了成王呢？有的学者说，这是因为周公的所作所为令召公、太公大大怀疑，管叔、蔡叔拉拢武庚一同起兵反对周公，随后，关中地区也大乱，在《尚书·大诰》中记载“西土人亦不静”。周公完全没有意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便改变主意：一面平定动乱，把政权还给朝廷；一面又假意与召公和好，和他共同执政。《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在成王的时候，陕以西的地方是由召公管理，陕以东的地方，由周公管理，他只封长子为诸侯，让次子在周室留守，世代共同管理朝政。周公用这种篡权不行，就把王位让给成王的方式，又获取了强大的权力，这是王莽、袁世凯所没有的智慧。

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地代

为执政 ,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 ,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 ,仍存在困难。

三、越王勾践有没有卧薪尝胆？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 ,已经是人尽皆知了。传说在春秋时期的一场战争中 ,吴国打败了越国 ,并且吴军把越王勾践包围在会稽山上 ,致使越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忍辱求和。打那以后 ,越国成为吴的臣国 ,并受控于吴国。越王勾践像奴隶一般在吴国宫中服役了三年 ,后来吴王免去了勾践的罪 ,让他回国去了。为了不忘亡国之痛 ,为了报仇雪恨 ,勾践在屋顶上面吊了一个苦胆 ,无论是出是进、是坐是站 ,就连吃饭睡觉 ,也要一尝苦胆之味 ,用来激励自己斗志 ;他既不用床 ,也不用被褥 ,累了便睡在硬柴堆砌成的“床”上 ,以此锻炼自己的筋骨。越国最终灭了吴国 ,就是因为勾践这十多年的磨炼和实行了各种得力措施。

历史上的越王勾践是不是真的用卧薪和尝胆两种手段来激励自己的呢？由于《左传》和《国语》成书年代较早 ,并且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 ,所以要想查阅关于越王勾践之事 ,这两部史籍是应最先看的。这两本书虽由战国人所编 ,但却是利用春秋时期的历史而编成的只记录春秋时期史实的古代文献。《左传》记叙的史实是按春秋时期鲁国国君的年代排下

来的,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大量记述越王勾践的史实,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中。《国语》是一本国别体史书,它把春秋时期各国史实都分国编纂起来。《国语》中有《吴语》和《越语》上、下共三篇,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战争胜负的全过程。两本史籍中无论哪一本,都根本没有记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事迹。其次,还要看西汉时司马迁写的《史记》。这本书是纪传体通史,记述了从上古到西汉时期的史实。司马迁曾经走遍大江南北,广泛搜集先秦时期资料,访遍文物古迹,听了大量民间传说才写成了《史记》。但在《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也仅仅记载了越王勾践曾经“置胆于坐,坐卧对着它,饮食也尝胆”,却没有写到越王勾践卧薪之事。东汉时期,袁康、吴平著《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专门记录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但它们却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小说家们的荒诞想像,已经不足为信了。但《越绝书》卧薪、尝胆都未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品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之事。如此说来,在西汉的《史记》中最早出现了越王尝胆一事;而在东汉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出现卧薪之事。

据考证,在北宋苏轼所写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卧薪尝胆”首次被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苏轼起草的这信带有很强的游戏性,信中的内容与勾践无关,而是设想孙权在三国平分天下时曾“卧薪尝胆”。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记载曾经谈到与吴王有“坐薪尝胆”的事情。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记载“吴王即位,卧薪尝胆”。以后《左传事纬》

和《绎史》两书中,都说是吴王夫差卧薪尝胆。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是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然而,北宋的苏轼提出了“卧薪尝胆”一词,这事究竟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从南宋直到明朝都没有结论。明朝末年,在传奇剧本《浣纱记》中,梁辰鱼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事加大渲染力度。吴乘权于清朝初年编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史书《纲监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叛国,乃劳其凝思,卧薪尝胆。”后来,明末作家冯梦龙在其刊刻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也多次提到过勾践卧薪尝胆的事。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广为流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早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中曾有越王勾践“卧薪”之事的记载。该文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清朝马瑞辰解释说是苦菜,蓼薪,就是蓼这种苦菜聚集的非常多。勾践准备许多蓼菜一定是用来磨炼意志;“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这样,上述《吴越春秋》中的话的语意就十分明显:那时勾践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自己,以便能够忍耐克服,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后人总是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那就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因为“卧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

若说卧薪尝胆这个故事是真的,为什么历史上这么晚才有记载?若说是假的,为什么会愈传愈广?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根据。除此之外,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是:卧薪究

竟是什么意思？《吴越春秋》中是不是记载过此事？

四、马陵之战是庞涓指挥的吗？

公元前 341 年末，魏国与赵国联合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魏王为救韩国而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臆，发兵攻打魏国。这场战争中，将军庞涓是魏国军队的指挥。他看到齐军援兵来到，便放下韩国转而攻打齐军。齐军军师孙臆献上一条妙计，让士兵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并且军队一天接一天后退，第一天的行军营地有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灶，第三天再减为三万个灶，这就是著名的行军灶之计。三日后，庞涓行军到此看到这个情景，喜出望外。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逃亡过半矣！”于是放弃步兵，率领其精锐骑兵日夜兼程来追齐军。孙臆在马陵设下埋伏，因为估计魏军在黄昏时候会到那里。马陵地势极为险峻，道路颇窄。孙臆在一棵砍去树皮的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并在树周围设下埋伏圈。果然，庞涓率领魏军在当晚追到马陵地区，想点火看看这树上究竟写了什么文字。庞涓还没有读完树上的字，周围隐蔽的齐军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团。庞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拔剑自刎，齐军趁此机会大败魏军。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段广为流传的马陵之战的故事，它体现了齐国军师孙臆的军事才干和魏军

统帅庞涓的做事武断、莽撞。

然而这段记载并不可信。因为魏军大将庞涓早在公元前341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前 341年的桂陵之战中 ,就被齐军活捉了。公元前341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臆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记载了此事。当时魏军攻打赵国国都邯郸 ,派将军庞涓带八万兵马出击。齐国也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臆领八万兵马去援救赵国。孙臆派“ 不识事 ”的齐城、高唐二大夫先攻打守备森严、“ 人众甲兵盛 ”的平陵以迷惑魏军。结果齐国这两个大夫未进入平陵城郊 ,在路上就遭到魏军侵袭 ,齐军大败。从那以后 ,魏国开始骄傲轻敌 ,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接着 ,孙臆为了“ 以怒其气 ” ,派遣轻战车到魏都大梁的郊外 ,让极少的士卒分散跟随在战车之后 ,以示之寡 ,以显齐军之弱。正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得知这个情况 ,并不知是骗局 ,转而率领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回到大梁与齐军进行决战。于是孙臆故意施计 ,追击到桂陵 ,生擒庞涓。《孙臆兵法》是孙臆弟子在当时所写的 ,它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孙臆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已经俘虏了庞涓 ,他怎么还能在马陵之战中再指挥魏军作战呢 ? 如果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中了孙臆伏兵狙击之计 ,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 ,还在马陵之战时再次受骗呢 ?

《战国策·魏二·齐魏战于马陵》章记载：“ 齐魏在马陵战斗 ,齐军大胜 ,杀了魏太子申 ,使魏国十万兵卒覆没。”同一章又写齐张丑说：“ 今天战胜魏国 ,使魏十万大军覆灭 ,生擒太子申。”这里所记录的马陵之战 ,并没有说庞涓是魏军的指挥 ,也没有说他最后怎么样 ,这次战役庞涓好像并未参加。《战国策

·宋卫·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章述：“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对太子说：“现在太子自己将攻打齐国，大胜并莒，富强不过是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输了，则魏国将灭亡。”太子一直没有决断，只好勉强上阵，与齐人大战而死，魏灭。这段记载又告诉我们马陵之战中没有魏将庞涓，而是魏太子攻齐之事。《战国策·齐一·田忌为齐将》章说：“齐得田忌，系梁太子申，生擒庞涓。”《孙臆兵法·陈忌问垒》篇记孙子说：“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在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而擒太子申也。”这两条记载，都是针对桂陵、马陵两次战役所说的，叙述了齐将田忌和军师孙臆足智多谋而取得战果。而司马迁未经调查，造成了庞涓被活捉却又在马陵之战时任将出征，以及被孙臆两次用计一举击破的错误。故台湾学者徐培根、魏汝霖在《孙臆兵法注释》中认为：“马陵之战指挥魏军的首领当为太子申，而不是庞涓。”千古之谜得以解开。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马陵之战时的魏将是庞涓。如《魏世家》述，当时魏国任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结果，魏在马陵失利，齐国擒住太子申，杀了庞涓。《田敬仲完世家》又说，这次战役齐国救韩，赵来打击魏，使魏军大败于马陵，虏太子申，杀大将庞涓。《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的当年就记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又把马陵之战写得极其生动，他一定有其他所指。

有的学者认为，桂陵之战，庞涓落入齐军之手，而后不久就被放出来了，又一次担任马陵之战中的魏将，和孙臆再次交战。有的学者还考证，据《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在桂

陵之战的第二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三国联盟之军，齐国见局势危急，就传楚将景舍在中间调和，也就在这个时候，庞涓被释放。

魏军将领庞涓是不是被俘而又释，是不是又再次东山再起，参加了马陵之战，这事并不确定，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否误解《国策》也并不知道，想知道事情的真相，须进一步考究历史文献。

五、荆轲刺秦的真相

燕太子丹急于复仇

燕国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秦王对他很无礼。太子丹心有不悦，于是请求秦王让他回燕国。秦王不答应，说只有乌鸦的脑袋变成白色，马的头上长出角，太子丹才能回到燕国。太子丹仰天叹息，不料，乌鸦的脑袋果然变成白色了，马的头上也长角了。秦王不敢食言，只好答应太子丹回燕。秦王在桥上设置机关，想置太子丹与死地。但是桥上的机关在太子丹过桥时失灵了。夜里，太子丹抵达关门，关门紧闭，他便学鸡叫，引得百鸡齐鸣。守关人以为天亮了，于是打开关门，太子丹因此得以逃离秦国。

回到燕国后 ,太子丹对秦国恨之入骨 ,想方设法报复秦国。他供养了很多勇士 ,敬若上宾。太子丹给他的老师鞠武写信说 :“燕国荒僻 ,土地贫瘠。我无德无能 ,未曾有机会领受能人的教导、有识之士的治国良策 ,因而孤陋寡闻 ,还请老师指教。我曾听说 ,士可杀 ,不可辱。这难道是他们愿意死吗 ?不 ,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现在 ,秦王违反了天理常情 ,如虎狼一样对待诸侯 ,他对我很无礼。一想到这些 ,我就恨入骨髓。我盘算以燕国的兵力 ,长期耗下去 ,我们肯定输。我想广招天下的勇士、国内的英雄 ,用国家的财产 ,奉养他们。这样 ,我们凭借一把剑的力量 ,就能抵挡秦国百万雄师。洗刷我万世的耻辱 ,也指日可待。否则 ,我活着没什么颜面 ,死也含恨于九泉。能担此大任的 ,在易水之北 ,不知道谁行 ?我给你写这封信 ,希望你慎重考虑这件事。”

鞠武回信说 :“为图心情愉快 ,行为常常不妥当 ;为求心里高兴 ,品性会被破坏。现在太子您想洗刷耻辱、报仇雪恨 ,我自当冒死去做。但我认为凭侥幸成功、草率任性都不是聪明人所为 ;做事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行 ,有十足的把握才做 ,这样才不至于事后后悔 ,也不至于辱上加辱。太子您重视匹夫之勇 ,相信一剑之托 ,便能获得成功 ,我认为不当。我觉得与楚国采用合纵之计 ,联合赵国的势力 ,与韩魏施行连衡之策才是最佳的选择。这样才有十足的把握攻破秦国。何况韩魏和秦国表面上关系亲密 ,实际很疏远。只要别国发兵攻打秦国 ,楚国就会响应 ,韩、魏一定跟从 ,秦国到时候便凶多吉少 ,这样一来 ,您不就洗刷耻辱了吗 ?我也卸下一副重担 ,请太子三思。”

太子丹读完鞠武的信 ,有些不快 ,便召见鞠武商量。鞠武

说：“我认为如果采取我的计策，那么易水之北，秦国侵扰的祸患会永远断绝，周围诸侯一定有求于我们了。”太子丹说：“但是让我等那么长时间，实在难受。”鞠武说：“我为太子定的计划很周密，对付秦国，就应该逐步进行，不能够操之过急。现在我们联合楚、赵，与韩、魏结盟，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成功的把握很大。我认为这样做最恰当。”太子丹拒不采纳鞠武的建议。鞠武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知道一个叫田光的人，他沉着冷静，头脑灵活。您可以问问他。”太子说：“好。”

田光觐见太子丹，太子丹退到台阶的一侧欢迎田光，表示对他的敬重。太子丹对田光说：“我的老师不因此地荒蛮，我又没有才能，还让您来我们这，而您也没有因此而嫌弃我和这座城市。我能侍候在您的身旁，亲眼看到您英俊的相貌，这实在是天意不让燕国灭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啊！”田光说：“从结发立身到现在，太子威名便如雷贯耳，我景仰太子的德行，请您赐教。”太子跪倒，用膝盖前行，痛哭流涕，说：“我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秦王待我粗暴无礼，为了报复秦国，我心急如焚，但是秦国兵强马壮，势力强大，燕国不是它的对手。我想采用合纵之策，又不愿等，常常茶饭不思，无法安睡。希望先生为我想个好办法。”田光说：“这是国家大事，我需要仔细考虑。”

太子丹安排田光住在上等宾馆，太子亲自送去一日三餐，慰问不断。三个月中，田光始终不谈论国事，太子感到很奇怪，便到田光的住舍，摒退左右的侍从，询问田光：“先生如此同情我，答应为我出谋划策，我愿洗耳恭听。如今已经三个月了，先生可有什么高见？”田光说：“我为了太子竭尽全力，就如

同一匹好马 ,年轻时 ,可一日驰千里 ,等到衰老时 ,就今不如昔了。我现在就像一匹年老的好马 ,想为您献出良策 ,但您已不能用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暗中观察了太子手下的食客 ,都派不上用场。夏扶、宋意、武阳虽是勇士 ,但发起怒来 ,脸色便有变化。我知道有一个叫荆轲的人 ,神勇异常 ,发怒时面不改色。此人博闻强记 ,身体强壮 ,性情刚烈 ,不拘小节。他志向高远 ,想成就大的功名 ,经常住在卫国。太子要成大事 ,非荆轲不可。”太子听事 ,再次跪拜 ,说 : “如果托先生的福 ,得以结交荆轲 ,那么燕国社稷便能长盛不衰 ,望先生能成全。”

太子丹亲自送田光前往卫国迎接荆轲。临行前 ,太子握住田光的手说 : “这是国家大事 ,千万要保守秘密。”田光笑着说 : “好。”

田光见到了荆轲 ,说 : “我虽然鄙陋无能 ,但仍把您推荐给太子。燕太子一心想和您结识 ,您一定要答应啊。”荆轲说 : “如果他是个正人君子 ,世间少有 ,我认为情意相投的话 ,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惜 ,如果合不来 ,那么我什么也不愿意为他做 ,因此先生您的意见我愿意听。”田光对荆轲说 : “太子送我来的时候 ,叮嘱我 ‘这是国家大事 ,千万要保守秘密’。这是开始怀疑我了啊 ,人生在世 ,被人怀疑 ,真是让我羞愧不已。”于是他当着荆轲的面 ,吞掉舌头自杀了。

荆轲准备不足

荆轲抵达燕国 ,太子亲自为他驾车 ,并且空出左边的座位 ,荆轲丝毫没有推让。等到了太子的住所 ,屋里已经坐满宾客。荆轲说道 : “田光对太子仁义友爱的品格大加赞赏 ,称太